

十朝东华录

乾隆朝

第六
卷
七
册

函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三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明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元祐更化

哲宗立太皇太后高氏同聽政盡除苛法
司馬光疏開言路

神宗元豐八年三月帝崩皇太子煦即位時年十歲太皇太后高氏臨朝同聽政太后既聽政即散遣修京城役夫止造軍器及禁廷工技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斂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宰相王珪等弗與知也司馬光聞先帝喪入臨時光罷官居洛十五年矣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有君實至是入臨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至人聚觀之光懼亟還太后遣梁惟簡勞光問為政所當先光疏曰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君父天地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眾心離叛自生民以來治亂未有不由于斯道者也夫道由歧路近差跬步遠失千里今陛下新臨大寶太皇太后同斷萬幾初發號令斯乃治亂之歧塗安危之所由分也當以要切為先以瑣細為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為治以危言正論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塞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皆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往往怨歸先帝臣愚以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州軍出榜曉示在京則於鼓院投下委諸判官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強有抑退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詔從之夏四月甲戌詔曰先皇帝臨御十有九年建立政事以澤天下而有司奏行失當幾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宣布實惠其申諭中外協心奉令以稱先帝惠安元元之意五月丙申詔百官言朝政闕失榜於朝堂時大臣有不悅者設六事於詔語中以禁遏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宜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后復封詔草示司馬光光曰此非求一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因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謂其非職而言罰銅三十斤光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事者千數

光緒一年
無改之議

召程顥
宗正寺
以疾不
呂公著
十事

詔罷保
甲法

罷方田
以鮮于侁
為京東轉
運使

丙辰以蔡確韓絳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詔起司馬光知陳州光過闕入見留為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救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於是眾議少止

羅從彦曰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孝子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況當易危為安易亂為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為孝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光不即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過眾議則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排陷忠良以害於治豈亦光有以召之耶

召程顥為宗正寺丞時朝政方新賢德登進顥雖小官特為時望所屬故有是召會顥以疾不行尋卒丁亥詔中外臣庶許直言朝政得失民間疾苦秋七月戊戌以呂公著為尚書左丞初公著知揚州被召侍讀太后遣使迎

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為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為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為之宜不難矣因上十事曰長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

薄斂省刑去奢無逸既至遂有是拜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盡者一一舉行之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民歡呼鼓舞稱便詔罷保甲法初保甲法行於京畿及河北河東陝

西三路凡置會校都保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歲省舊募兵錢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緡而民間應調不勝其苦先是司馬光言於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聞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

置都教場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闕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糊除草為名聚之教場得路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

私勢擾有害無益遂罷詔之十一月丙戌罷方田以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廕寓來侁已嘗為是官至是吳居厚貶復用之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為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

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十二月壬戌罷市易法時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於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償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

龍市易法
貳呂嘉問
罷保馬法

孫覺 交
論確罪罷
政

遼人聞光
相戒無生
事

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監察御史韓川論市易以為雖曰平均物置而其實不免貨交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為

況所獲不如所亡願趣罷其法於是詔罷市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光祿卿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罷保馬法

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庚寅右司諫王觀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繫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

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瑄朋邪害正章數十上會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右司諫蘇轍御

史王巖叟朱光庭上官均等連章論蔡確罪且言確在熙豐時寬獄苛政首尾預其間及至今日稍語於人曰當時

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名位反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錮除煩苛確言皆其所建白於是公論益不

容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

猶在西夏未降光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與呂公著書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

屬公既而詔免朝參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教其遣吏曰

中國相司馬矣慎無生事閣邊隙辛亥章惇罷言者論惇讒賊狼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與蔡確等惇不自安及

確罷論者益力會與司馬光爭辦役法於太后簾前其語甚持太后怒斥知汝州三月司馬光請設罷免役錢復

差役法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

分以下許著為準餘並除之若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認者戶長壯丁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

並罷侍御史劉摯乞並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中書舍人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因

列其五利王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遂格司馬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

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戶舊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所差暗土者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恐為姦欺

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凶年則買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斂役錢積寬剩以為功此五害也今莫若

直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簾定差其人不願身自投供許擇可任者雇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陪備既

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莊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尚慮

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指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

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為之教務要曲盡初章惇取光所奏疏略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

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正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

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正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

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正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

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正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

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正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

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正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

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正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

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正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

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正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

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正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

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正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

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正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

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正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

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正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

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正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

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正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

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正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

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正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

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正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

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正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

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正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

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正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

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正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

范純仁與
光同志而
臨事多規

正
蔡京奉行
改役獨如
五日之期

畢仲與
光書展新
法雖罷而

將

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吏胥緣以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是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使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為然初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免殺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但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入為出毋多取於民則善矣光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軾一切以差役代之軾獨以實告而光不察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為類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為招募范純仁謂光曰治道去其大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公虛心以延眾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謠說得乘間迎合矣設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達富貴哉又云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既已改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寬失不經之意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初差役之復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光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剗革略盡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聞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衛尉丞畢仲游與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法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心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不可廢罷蠲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而使聽之猶將聽也如是則廢罷蠲去者皆可復行矣可不預治哉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論不得陳於前然後

載事敗呂
惠卿詞天
下綱快

詔復常平
舊法罷青
苗錢

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復矣皆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
從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
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
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聲然亦竟不為之慮以劉摯為
御史中丞摯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綜覈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在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
懷利迎意走和所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本殊而觀望之俗固在昨差役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
先不校利害一概定差一路為之騷動者以是觀之大約類此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非法括克市進害民然非欲
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顧可不為之禁哉 壬寅以呂公著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詔起文彦
博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 五月丁巳以韓維為門下侍郎神宗崩維自提舉嵩山崇福宮入臨太后手詔勞問
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當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
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
待教而成矣未繼起知陳州召為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及詳定役法四方多言差役便民維曰是小人希意迎合
者也不可盡信司馬光不能從 六月甲辰貶呂惠卿為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草其制曰惠
卿以斗筭之才穿窬之智謫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
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盡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若轉圜始
以帝堯之仁姑試伯絲終馬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天下傳誦稱快馬時惠卿章惇呂
嘉問鄧綰李定蒲定五范子淵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於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乃詔
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等稍安或謂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
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宣宜使自棄耶 八月辛卯詔復常平舊法罷青苗錢司馬光
以疾在告范純仁以國用不足請再立常平錢穀給斂出息之法限正月以散及一半為額民間絲麥豐熟隨夏稅
先納所輸之半願半納者止出息一分臺諫劉摯上官均王觀蘇轍交章論其非光謂先朝散青苗本為利民並取
情願後提舉官遠要見功務求多散今禁抑配則無害也中書舍人蘇軾錄黃奏曰熙寧之法未嘗不禁抑配而其

司馬光卒

常安民貽
公著書憂
勝小人為
害難

呂大防范
純仁同心
相室
呂大著卒
范純仁罷

為害至此民家量入為出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今若許人情願則未免設法罔民使挾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非良法也會臺諫王巖叟朱光庭王觀等交章乞罷青苗光大悟力疾請對太后從之詔常平錢穀止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糴糶青苗錢更不支俵除舊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錢驗見欠多少分料次隨二稅輸納九月丙辰朔司馬光卒時兩宮虛己以聽光為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食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請誥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其家得遺表八紙上之皆當世要務太后為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十一月以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書右丞

二年夏四月己丑文彥博乞致仕詔十日一至都堂議事

三年夏四月辛巳呂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于東府之南啟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理也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禍臚承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眾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高枕而卧也故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卒死費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為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寶夷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鉅石雖有奇特懷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其可嘆也猛虎負隅莫之敢撓而卒為人所勝者人眾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以呂大防范純仁為尚書右左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大防朴厚慈直不植黨與純仁務以博大開土意忠厚革士風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亦傾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四年二月甲辰呂公著卒太皇太后見輔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憫久之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申國公諡正獻六月甲辰范純仁罷冬十月癸丑帝御邇英殿講官進講三朝實訓時呂大防見帝年益壯日以進學為急請教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實於左右又撫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為

文彥博罷

執言差役未便

呂大防劉摯欲用調停之說蘇轍斥言其非

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至是帝御通英殿召宰執講讀官讀三朝實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眾共之何用此也丁度進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耳大防因推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因數其事親事長治內待外戚尚儉勤身尚禮寬仁八法以進且曰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翫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帝深然之

五年春正月庚戌文彥博罷五月壬申詔差役法有未備者令具利害以聞初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雇役中戶歲出幾何今日差役中戶歲費幾何更以幾年一役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更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藥十倍李常亦言差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得更休鄉狹戶窄者頻年在役望詔一二練事臣僚使與賦臣取差雇二法便者行之於是論差役未便者甚眾遂詔差役法有未備者令中書舍人王巖叟樞密都承旨韓川諫議大夫劉安世同看詳具利害以聞先以蘇轍為御史中丞時元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宿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疏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夫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於內以自遺患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先帝聰明聖智疾頹靡之俗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如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厚於眾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有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六年二月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簽樞密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於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人能然蓋其類應之者眾上下蒙蔽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

大防欲引楊長為謀議大夫純仁言其不可用

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內君子而外小人則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不可察十一月乙酉劉摯罷

七年夏四月丙午王巖叟罷六月辛酉以呂大防為右光祿大夫蘇頌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為門下

侍郎范百祿為中書侍郎梁燾鄭雍為尚書左右丞韓忠彥知樞密院事劉奉世簽書樞密院事

八年秋七月丙子召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引用王觀彭汝礪卿宜與

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

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闇狠不可復相不報純仁既視事呂大防欲引畏為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曰諫官

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耶轍即從旁誦其彈文然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

張洎曰神宗崩哲宗即位召程顥為宗正寺丞未至而卒朝野哀傷元祐元年秋九月河內公司馬光卒三年

冬十二月蜀公范鎮卒四年春二月東平公呂公著卒則老成幾盡矣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孔子歿

魯哀公諒之慨然於天之不遺一老元祐之初羣賢彙征天下望治元德先逝澄清安託然而聖政日新庶務

畢舉者以宣仁太后在上也宣仁故高瓊曾孫光憲普太后少鞠之宮中命配英宗生神宗及岐王顥嘉王頤

神宗不預邢恕蔡確屬意二王太后獨決延安之命不立愛子而立嫡孫要為天下萬世計爾神宗在穎邸時

孝友好學一即尊位敬相求賢勵精三代既傾心王安石創行新法傍徨民瘼惟恐不當靈州永樂之役臨朝

痛哭寢食並廢竟憂悸疾崩人君之不壽也或以聲色崩或以逸游崩或以餌金石惑神怪崩獨神宗以想望

太平求治不得而崩新法為害其可一朝居乎銳然更始與物維新慈母垂簾之化固孝子山陵之志也一聽

政而罷京城遽卒及免行錢廢濬河司蠲通賦未幾而府界三路保甲罷沅州增修堡砦罷矣方田罷市易罷

保馬罷後苑作院罷增直鑄錢監罷成都榷茶場罷王氏經義字說禁矣熙河經制財用司罷青苗法罷矣一

聽政而貶吳居厚呂嘉問與邢恕未幾而章惇免韓縝免張瑄免李清臣免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石得一黜矣

范子淵陸師閔貶鄧綰字定放呂惠卿蔡確安置矣欲任賢也必先去邪邪一去賢未有不任也欲興利也必

先除害害一除利未有不興也其為政也簡其操術也獨三章之約漢高稱仁四凶之誅虞舜垂哲千載極治

於宣仁僅見耳或疑人情善反道實為荒紹聖元符之禍激成於元祐使少從容可幸無變不知陰陽並立陽

純仁以諫
行獨不忌
惇
貶文彥博

惇議遣呂
升卿等殺
帝諭勿治
憂序長請
編類光等

言行縉紳
無得脫禍
薛昂杖自
欲毀資治
通鑑

大防卒于
道
貶劉安
世程頤

再竄范祖
禹劉安世

再竄范祖
禹劉安世

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壽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賢皆不免純仁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時韓維謫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光議設法不同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於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甲申貶太師致仕文彥博為太子少保先是左司諫張商英嘗言彥博背國負恩朋附司馬光故貶甲辰蘇軾謫授瓊州別駕移昌化軍安置范祖禹移賓州安置劉安世移高州安置章惇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近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惇志不快於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詆譭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章著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緝而藏之歲久必至淪棄願悉討姦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即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鉉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施行文書攬拾附悉不遺凡一百四十三帙上之由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鄒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已而今所施行混言莫辨以其近似難分之迹而典刑輕重隨以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禍操柄下移於近臣願察以為來事之監下黨薛昂林自又乞毀司馬光資治通鑑板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議沮已亥呂大防將赴舒州卒于虔州之信豐大防為相用人各盡其能不事邊幅而天下臻於富庶竟以天下惜之上聞之曰大防何以至虔州及請歸葬即許之一時議者謂痛貶元祐黨人皆非上意也十一月貶劉安世于柳州安置程頤于涪州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遜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遂削籍竄涪州在涪與門人講學不輟周易傳亦在涪所著也復立市易務

元符元年六月戊寅朔改元甲午蔡京等上常平免役法秋七月再竄范祖禹於化州安置劉安世於梅州初章惇怨范祖禹劉安世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諷蔡京併陷二人安世至貶所惇陰令殺陳衍使者過梅脇安世見殺使者不忍而止惇又擢土豪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且至家人號泣不食安世飲食起居如平時至

惇使士豪判官殺安世其入夜半忽死惇等進新修敕令式下勸惇置看詳訴理局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

夜半其人忽嘔血而死安世獲免祖禹尋卒祖禹在經筵勸講論諫常數十萬言開陳治道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能過也

二年八月癸酉章惇等進新修敕令式惇讀於帝前間有元豐所無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帝曰元祐亦有可取者乎惇等對曰取其善者九月癸卯命御史點檢三省樞密院並依元豐舊制閏月置看詳理局安惇言陛下未親執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豐之間者咸謂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得意斷施行蔡下勸章惇置局命中書舍人蹇序辰及安惇看詳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千里會逮天下怨疾有二蔡二惇之論

張洵曰紹述之論發于楊畏李清臣此固小人之靡也畏幼孤好學刻志經術事親有孝名猥為王安石呂惠卿所知力尊邪學司馬光入洛畏懼得罪面進謠言光薨而旋謗之且始附呂大防攻劉摯後即背大防始附蘇轍攻范純仁後即背轍反謫性生彼亦自謂跡在元祐心在熙寧也清臣博學盛名韓琦以兄之子妻之歐陽修壯其文比之蘇轍乃怙才躁進覬望相位紹聖策士議主紹述國是遂變此兩人者初喜聲譽交君子令循節無改不失令士迫切求用竟甘戎首鄙夫患失良可畏也元祐八年宣仁甫崩哲宗親政即召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君心不正君子見微而憂小人知著而喜改元以前大防等罷章惇等進一二月間勢已燦原其後竄正人廢母后誣宣仁于在天貶故老于九京惟日亟亟曰此神考志也抑思宣仁太后神考之母司馬光呂公著諸臣先朝所遺為人子者誣先帝之母逐先帝之臣不孝莫大焉藝祖創法應世長治安石惠卿變更啟亂神考寢疾嘗心痛之元祐欲復祖宗之法不得不罪變法之人蓋復法者其本志而去小人者其餘也紹聖欲罪復法之人則託言紹神宗之政蓋去君子者其本志而紹述者其名也蔡確起大獄王韶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徐禧種謬造西事以至吳居厚鐵冶劉定保甲王子京蹇周輔茶鹽李稷陸師閔市易咸附麗王呂割剝天下即彼羣奸何嘗不心知其非而黨與既成富貴急反唇塗面開堂而起變法者塗炭海內稱為元功復法者惠懷兆庶詆為罪府母蓋子失而謂之歸過于君臣行君令而謂之毀謗不道務反公議以快驅除大防等復察奸不密自破蕩籬籬一人操戈舉朝喪氣九年聖政敗于須臾邦國殄瘁末如何已然楊畏進于元豐顯于元祐遺于紹聖徒號三變不免惇怒清臣謀相不得惇亦惡之狂婦遮呼劾罷不起賊臣先

劉摯與大防有隙期
防有隙期
期楊長遠
誠其通傳
恕

范純仁轉
中書請帝
法仁宗

六年十一月乙酉劉摯罷摯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為朋讒奇中遂與大防有隙先是範雍之貶邢恕亦謫監永州酒稅以書抵摯摯故與恕善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險人也亦有求於摯不得見其書陰錄以示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二人方附呂大防因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大皇太后復于明辟也又章停諸子故與摯手游摯亦聞與之接雍畏謂摯延見接納為字龍之計以觀後福且論王巖叟兼憂劉安世朱光庭等三十人皆其死友太后於是面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為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擅得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惶恐退上章自劾而梁燾王巖叟果上疏論救之太后曰再簾之初摯斥排奸邪實為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為也遂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為黨亦罷知亳州

八年九月戊寅太皇太后高氏崩初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顧託同官家御殿聽斷卿等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為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此事官家宜深知之老身及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於是字內復安遠王戒其臣下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為女中堯舜十二月乙巳范純仁乞罷政不許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朕留之且趣入覲帝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純仁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退而上疏其要以為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時羣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太后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放而行以戒薄俗韓忠彥亦言於帝曰昔仁宗始政羣臣亦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天下能法仁宗則善矣給事中呂陶復進曰太皇太后保佑九年陛下尊而報之惟恐不盡萬一有姦邪不正之人謂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

朱之効勤
罷大防

邢恕結司
馬康頌確
功復誘高
士京誣王
珪

章惇蔡卞
引恕自助

恕借文及
甫書令蔡
渭証告逮
問蔡京安
惇羅織劉
摯梁燾王
巖叟等罪
坐其子孫

哲宗紹聖元年三月乙亥呂大防罷大防宣仁時懇乞避位后曰上當於春秋全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及后崩大防為山陵使殿中侍御史來之邵進探時旨首劾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帝從之十一月壬子特追復蔡確觀文殿大學士

四年冬十月以邢恕為御史中丞追貶王珪為萬安軍司戶參軍初恕久斥外心懷憤恨自河陽間道謁蔡確於鄆州將緒成大后王珪廢立事以明確與己定策功謀已定而無左驗會司馬光子康赴闕過河陽恕乃給康手書稱確功既而梁燾以諫議召過河陽恕復頌確功於燾且出康書為證既而恕帥中山置酒誘高遵裕之子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時王珪為相欲立岐王遣士充傳道語言於禁中公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囑以官爵曰不可言不知為公作此事第勿以語人士京庸暗從之至是章惇蔡卞將甘心元祐諸人引恕自助遂召還三遷為中丞恕遂以北齋婁太后宮名宣訓嘗廢孫少帝立于演設為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尤可慮又今王樞為高士京作奏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事遂已會給事中葉祖洽亦以王珪於冊立時有異論於是詔追貶珪而贈遵裕奉國軍節度使

元符元年三月下文及甫於同文館獄及甫彥博之子也初劉摯嘗論列及甫又嘗論其父彥博不可為三省長官故止為平章事彥博既致仕及甫自權侍即以此修撰補外父母喪將除摯與呂大防猶當國及甫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忌於廣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又濟之以初昆朋類錯立必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為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駙馬都尉為粉侯韓嘉彥尚主其兄忠彥則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確之弟碩至是恕令確子渭上書訟摯等臨其父陰圖不軌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為證章惇蔡卞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為摯有廢立意遂置獄於同文館令蔡京安惇羅織劉摯梁燾王巖叟等大逆不道死有餘責不治無以示天下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對曰誠不是心特反形未具耳會劉摯梁燾已貶死京等奏上不及考驗乃下詔禁錮摯妻孥子孫於嶺南勒停王巖叟大庭諸子

恕等結却
隨鑿宣仁
與呂大防
等廢立起
獄雖治張
士良大哭
不服
惇下已作
詔請廢宣
仁向太后
正言帶焚
其奏

官職蔡京覲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曾布忌京密言於上曰蔡下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遂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章惇蔡下恐元祐諸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內侍郝隨為助媒孽宣仁當欲危帝之事既貶王珪又起同文館獄又誣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結主宣仁閣內侍陳衍謀廢立時衍已先得罪配米崖又以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閣自彬州召還使蔡京安惇雜治之以實其說京等列鼎鑊刀鋸於前謂之曰言有即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鍛鍊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劉瑗等於外以翦除人主腹心羽翼為大逆不道處死帝頗惑之至是惇下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為庶人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下奏就燭焚之郝隨覘知之密語惇下明日惇下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事得寢

張洎曰宋代稱治莫盛於元祐為之主者宣仁高太后也后妃英宗即謝高士林官柔讓不專本其天性神宗即位變更法制后時以皇太后居寶慈宮嘗流涕語帝憂王安石亂天下帝崩始同哲宗聽政海內又安或謂神宗子也宣仁母也子行不順教誨惟母熙豐之間羣小馳驚宣仁曷不勸帝早遜位人守成憲亂而後改事乃多矣然女主垂簾國家所諱哲宗十歲孩童無知太皇太后慮深社稷不得已而朝羣臣若壯子當陽政由外出朝廷大事豈所預聞惟神宗素志暴戾而所任皆驩兒太后深宮憂念未嘗不憐而泣也忽然抱孫寧堪再亂親賢遠奸修革庶政掩吾子之非莫配天之業非求名而為處勢適然爾賊臣章惇輩對憤放廢媒孽聖人詭宣訓之詞造同文之獄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盡思開寶以來太宗諒契丹仁宗困西夏君子雖進而未盡用小人雖退而未盡舍獨至元祐九年聖政萬事畢舉邪正分途中外晏謐委裘恭已功高數帝且先皇大漸宰相問疾太皇太后手撫延安稱兒孝順立為太子黃袍密製踐阼屹然勳業如此慈愛如彼哲宗寧無人心遽為賊臣榮惑小兒所以欺彼昏也張士良雖治不服向太后指明誣帝稍感悟宣仁不廢然故號雖存紹述方銳誇騰國史南渡乃辨以下言之則孫攻王母則臣弑其君逆賊之變顯有莽操陰有惇下亦何所不至哉

司馬光
公著孫
程頤

召還蘇軾

畢仲游
軾以言語
文章規時
政

洛蜀黨議

哲宗元祐元年三月辛巳以程頤為崇政殿說書頤在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臨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宮副學士

頤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道也帝嘗憑檻偶折柳枝頤正色曰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當輕有所折以傷天地之和帝領之九月丁卯以蘇軾爲翰林院學士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陟華要兼侍讀每經筵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道覲有所啟悟常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臺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以書戒之軾不能從二年三月程頤請就崇政殿講讀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熱只乞就崇政殿延和殿閣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美盛豈獨子孫所當為亦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為尊者之言而不知尊者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者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位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八月辛巳罷崇政殿說書程頤頤在經筵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方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奴孫通制此禮也二人遂成嫌隙軾嘗發策試館職有曰今朝廷欲師仁宗之忠厚懼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於偷欲

洛黨首程
頤黨首蘇軾
蘇軾頤黨
首劉摯
呂大防范
祖禹不立
黨

范純仁上
歐陽修明
黨論王觀
以効宗愈
出外
頤字制歸
臺諫勸罪
易

法神宗之屬精思益司守令不識其意而流入於刻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劾軾策問謗訕軾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觀言軾命辭不過失輕重之體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歧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臨朝宣諭曰詳覽軾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祖宗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臣呂公著問上不御殿知否且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明日宰臣以頤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給事中顧臨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頤汙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偏謁貴臣愚造臺諫騰口聞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乃罷頤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眾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慙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奸則小人指君子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因具君子無黨論以進冬十月貶右司諫賈易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易因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言亦直惟詆大臣太甚耳乃罷知懷州公著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爭臣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眾皆歎服

三年三月孔文仲卒呂公著曰文仲本以抗直稱然卷不曉事為諫議時乃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知為所紿憤鬱嘔血以致不起公著之言蓋指其劾程頤也以胡宗愈為尚書右丞諫議大夫王觀以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在慶曆時同為執政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遂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並錄歐陽修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觀知潤州而宗愈居位如故

五年春正月程頤以父憂守制去臺諫復論賈易諂事頤再貶易知廣德軍

楊康國論
蘇轍如王
安石
賈易趙君
錫勅載大
防請兩罷
之
願將除館
職蘇轍沮
之
董攸還黃
慶基劾
轍大防力
為辯明太
后罷二人
官

六年二月以蘇轍為尚書右丞轍除名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為儀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為縱橫排闥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王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很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翰林院學士承旨蘇轍罷轍自杭州召還未幾侍御史賈易復劾元豐末在揚州聞先帝厭代作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趙君錫亦繼言之太后怒罷易知宣州君錫知鄭州呂大防請併轍兩罷乃出轍知潁州尋改知揚州

七年三月程頤服闋三省擬除館職判檢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上耶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寧有他故如言者所指故乞詔勸講必有補於聖明除頤直秘閣判西監頤再上表辭御史董敦逸撫其有怨望語改授管勾崇福宮九月召蘇轍為兵部尚書

兼侍讀轍自揚州召為兵部尚書兼侍讀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二學士御史董敦逸黃慶基言轍為中書舍人時草呂惠卿制詞指斥先帝其弟轍相為表裏以紊朝政呂大防奏曰先帝欲富強中國鞭撻西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揀改蓋理之當然比來言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轍亦為其兄辯所撰惠卿謫詞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初非謗誹先帝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

知於是罷敦逸慶基為湖北福建路轉運判官

張洵曰元祐之初正人登進程頤以崇政殿說書召蘇轍以翰林學士召咸拔擢不次在帝左右未幾以言論不合賈易朱光庭等劾轍胡宗愈孔文仲顧臨等劾頤洛蜀交攻遂分二黨六七年間廢罷不一終宣仁清明

之世竟未施用海內惜之唐長慶太和之有黨也始於李宗閔李逢吉牛僧孺惡李德裕李紳而排之目以為黨傾軋報復垂四十年宋慶厯之有黨也始於賈昌朝陳執中王拱辰錢明逸惡范仲淹富弼等而排之目以為黨飛章詆毀一網立盡此皆小人結約急為身謀功名累心而恩怨日迫明知君子有益於國而深畏其不利於己是以背公論聚死黨奮發橫溢而不顧也轍與頤合志同方出處不異熙豐之際或堅卧山林或放逐

湖海一朝遇主攜手偕行方冀其一心奉公更化善政司馬光未竟之業諸賢力贊其成而口語參商攻訐競起初不聞有國家大政爭若新法仕途抵巇怨若牛李也右頤者詆轍曰謗訕右轍者詆頤曰矯激在兩賢本